

中国古代建筑的汉字文化演绎

袁 忠

(华南理工大学文化传播系, 广东 广州 51006)

[摘要] 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 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求诸古汉字, 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筑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汉字隶变以前的甲骨文、金文、秦篆的古文字阶段, 汉字与图画较多地保持着一种联系, 以形义联结为主, 是研究古建与汉字关系的基本材料。人们通过取象、比类、表情等方式, 远古建筑从其局部构件到外观形象, 从结构到整体, 掩映在古文字之中, 古人的感觉、知觉、心理、行为、制度等在古文字中可见一斑。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等不同的运用中, 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 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一个居住范畴。相对汉字结构中古建意象的固化, 汉字形体的书写艺术可称得上是古建意象的虚化, 中华书法就其抽象的线条造型和流动的形态节奏而言, 兼有古建视觉造型和可视性的旋律之美。就汉字搭配而言, 很多成语表现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多元的意义和多向的价值, 无论是从古建的本体还是从古建与外物的关系来看, 都有相关成语进行表述。通过考察汉字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 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 汉字 空间 中国文化 古代建筑

[中图分类号]J59; H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83X(2026)01-0140-11

一、引言：具象古建与象形汉字的天然互洽

中国古代居住空间是早于文字的。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在本文中简称为“古建”)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 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求诸古汉字, 或者说, 古建的文化意象源起与汉字的出现是同一的。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全面分析汉字与中国古代建筑的关系是一项跨学科的系统工作, 有

助于认识与传承中华传统的空间意识、艺术精神和生活方式等。

哲学家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说:“在我开始考察知识的范围和确度的时候, 我就看到, 知识和文字有很密切的关系, 而且我们如果不先考察好它们的力量和意义, 则我们在知识方面所说的, 万不能明白, 不能恰当。……知识虽然以事物为归依, 可是它又必得以文字为媒, 因此, 各种文字就似乎与我们的概括知识是不可分的。”^[1](P475)]

中国传统建筑知识与文字可以互释。汉字

收稿日期: 2025-05-15; 修回日期: 2025-11-24

作者简介: 袁忠, 文学学士, 哲学硕士, 建筑历史学博士, 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及其传播研究。

隶变以前的甲骨文、金文、秦篆的古文字阶段，汉字与图画较多地保持着一种联系，以形义联结为主，是研究古建与汉字关系的基本材料。与作为记载声音符号的西方拼音文字不同，古汉字以字面(单字)表意为特征，一方面记录语言(声音)，另一方面本身传达意念、传递信息，不绝对依赖语言，存在一定的相对独立性。这是古代原初建筑意识形象地存在于古汉字中的基本前提。在六书中，古代的建筑与空间意象多以象形、会意、指事三类体现。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对汉字结构的分析就已经开始，出现一些零星的材料，如《左传》里就有了“止戈为武”“于文，皿虫为蛊”等说法。^{[2](P1223)}表明人们是为了阐明某种哲理或政治主张去分析字形，这是一种方向，另一种方向就是许慎《说文解字》所作的系统分析汉字结构以探求汉字的形义系统。

远古建筑(当然是文字产生时期的建筑，多为居屋)为当时人们的生存提供了便利，同时通过汉字符号的构形折射出古代丰富的生活状态、观念价值、人文内涵。远古建筑以特有的意会方式转化为字体符号，也与其他的事物现象配合去展现人们的各种思维方式、人文取向。

本文主要考察汉字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意义和价值，不作辨认古文字、建筑复原工作，而是根据考古材料，对已认知的古文字进行建筑文化分析。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创作等多方面体现了古建意象，或者毋宁说它们本身就是古建文化意象的直接表现，因为有关古建的古汉字是作为主体的古人对自己构建的建筑客体的真切感悟的成果。^{[3](P100-105)}

二、字符表现古建构造的直构赋形

远古建筑通过汉字大体上以两种方式表现其感官状态，一是本身直接被表现，二是与其他事物构合表现，这是远古建筑意义初始的真

切的阐发形式。远古建筑是与古人生活休戚相关的人造物，古汉字直接反映它是很自然的事，但又不是机械的摹画，而是映衬出古人对建筑的认识，既“观物取象”，又“以象示意”。

(一) 汉字中的建筑部首

汉字中有关建筑的部首有宀、广、门、阝、户部等，其中或抓住主要特点进行勾勒，或描绘建筑的局部的个别构件，或指代整个建筑，如单扇门作“阩”，两扇门作“阩”，围墙作“口”，井作“共”。

门，甲骨文作，金文无别，小篆作，像两户之形。《说文》：“半门曰户。象形。”^{[4](P7363)}单扇为户，两扇为门，古文从门的字都与门户有关。

窗，象形符号为或，读为Jiǒng，又有象形为或读为Chuāng，二者后来合并演变为形声字“窗”，和则以其读音变为音素单元，前者表示光明，后者泛指墙上挖的孔洞或通道之意。

向，甲骨文作，小篆作。从宀从口，上像屋顶或山洞形，下加“口”，本义是北向的窗户，表示“面朝何方”之意。《说文》：“向，北出牖也。”^{[4](P4370)}与朝、往之意类似。

局部性建筑构件出现在文字中，是后起的现象，在远古建筑起始期，人们则更多地关注整个住屋的外在形式，因为结构比较简陋，房屋性状主要靠外形去标识。事实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营造水平的提高，远古住屋的技术性越来越强。这从“穴”“宀”“窗”“高”等字符可见一斑。

(二) 初文中的建筑形态

远古建筑前期的穴居、半穴居、地面居、筑台居四个基本阶段，在初文中都有连续的表现。

在蒙昧的年代，穴居是第一选择，出现了两旁是泥石状的洞穴象形字“宀”，故“穴”字产生较早，只是后来为了与天干符号“丙”区别而另画穹庐形态“宀”。穴是天然的空洞，其中并无多少人工之构，故除专表洞穴之意外，还作为构形符号表示某些空间名词，如空、窖、穹、窍、穷等。

旧石器时代后期，内有立柱的窝棚式的半穴居柱屋式被创造出现，屋顶是人造，象形字

“宀” (Miǎn) 即宀，加入文字的行列，说明了古人对自己创造物的重视，它是人们居住形态的特写。“宀”形房迹还在河南密县莪沟遗址、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山东潍坊鲁家口遗址等有发现。“宀”是一种居家的意符，家、宫、室、宅、宇、宿、宗、客等都是。而“广”部也有此意。“广”在金文中作偏旁时多作亠或厂，小篆作广。下像山崖，上像耸立的房屋，本义为靠近山崖半挖半盖而建造的房子，故凡以广为义符的字都跟房屋、场所有关。

新石器时代时期，房屋逐步在地面建造，由木骨支柱支撑，开始脱离了那种房屋的墙就是穴壁的方式。半坡遗址就有出现，特别是在聚落中的大房子，作为公共建筑颇受重视，这一平面呈圆形的中心建筑物称为囧 (Lǐn)，初文象形为囧。

三代时期就开始出现有夯土台基的建筑，春秋战国流行高台建筑，如遗迹有河南偃师二里头的商代建筑、山西侯马晋都故城内的三崇台等。大概是为防水防潮和表明一种庄重威严之感。这种筑台房屋的突出之处就在其台基，于是文字中的反映就是突出这一房屋的典型处，如被象形为囧的 (Fáng) 高字。在后来的造字中，高字被改造为形声字“房”，而高与相近的高、舍，高 (高)，京 (京) 等，成为以高为意首的表名词、表形容词、表动词的表意字 (如图1所示)。^{[5](P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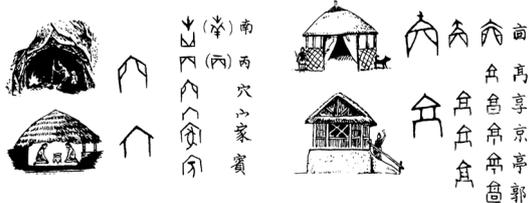


图1 古汉字反映的生活形态与建筑形式的演变

建筑不只是仅供观看的物品，也有空间供人使用，与其他物品相比，古人对一手营造的房屋的了解是全面而深入的。它在古汉字中从不同的角度被表现，既不纯粹照样摹写，又不纯粹是抽象，而是根据其主要人工特点，去进行概括。既有前面讲的根据屋顶、台基等去造字，还有综合视觉感受与房屋的技术性构造去造字，

如墟、室、京等汉字简直就是一幅幅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 (如图2所示)。而有些汉字分明就是木构体系的符号化 (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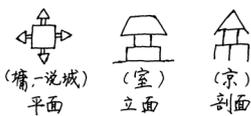


图2 远古建筑在古汉字中的综合意象



图3 甲骨文中的干栏建筑图像

三、古建与生活内容互动的“他构”汉字

古代建筑作为人造物体，其本身意象化在字符中以象形、指事表现，而将这一符号形体延伸，与其他独体字相构合，就会形成诸多的文化含义。这种象形、会意为主的字充分地展露了古代建筑的价值与意义，在数量上比单纯模拟建筑本身的字要多得多。古代建筑与古代理人的生活发生了方方面面的关系，文字上的轨迹呈现为三大类，即称名类、性状类、动作类。

(一) 称名类

与建筑形体有关的初文，除了标识其自身外，大多指称一定的界限和人们的居住空间关系，处于规划、区域的层面，这类字有帝、城、国、域、邑、乡、里等。

古代最早的地域观是通过某一具体的物件表示的，新石器时代岩画中就有类似于“采” (帝) 的图画，它大概是木架搭建的桩台，集原始人的图腾架、节日的社火台、战时的警示口哨岗的功能于一体。会意字“帝” (采) 是由一个木构台架与一个表示宽广地域空间的“一” (Hóng) 相交织，意为领地或统治权，上面再加一点作采，显然就是上天之意，衍化成了有无尚统治权的帝尧、皇帝、帝王之“帝”了。与帝 (采Dì) 类似的蒂 (采Tì) 是枝和花托的象形，二者经历了造字期的区分、后来的相混用、形声字产生后又相区别的这三个阶段。^{[5](P189)}

城、或、域、国等字在古代都与界域有关，且与聚落关系密切。如“或”会意之后，演变为一人操戈护卫一组建筑体 (城堡) 的“城”字，后又

演化为“城”字。与此相似,地域的“域”字,古为“或”字,为操戈护城示意。早期的“国”字,则是三面边界围住“或”,形为“匚”,后发展为四周有界的“國”字(如图4所示)。^{[5](P318)}这些都表明古代聚落、部族、王朝的统治形式和权力形式。

古代的行政管理单位,在文献上被称作邑、乡、里、正等,以居住的空间区划表明对百姓的统帅。“邑”(邑)字符是城下跪着的人形,涵义为侯国下面最大的行政单位,后以有宗庙者为都,无宗庙者为邑。城外之地为“乡”,最早的“乡”字与井田制紧密相关,图符为阡,中间为贵族奴隶主的“邑田”,四周为百姓耕作的“乡田”。“里”是“田”和“土”的会意字,是与井田制中的居住方位相关的空间形态。还有一些字如“邦”字也与区域规划有关(如图5所示)。^{[5](P321)}



图4 或、域、国字的建筑意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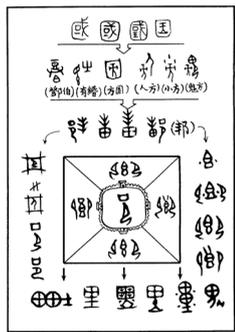


图5 方国井田行政造字图

还有一些表示仓储的字如窖、窖、仓等与建筑空间的关系显而易见,自不待言。

(二) 性状类

人作为主体对自然、社会诸多客体有不同的认知、感悟,这种意象化的内涵有许多借助于建筑形式,古汉字都有体现,在生理、心理、人际等方面都反映出来,例列如下。

感知方面。除了视觉以外,人其他方面的感知符号,建筑也参与其中,如表体感的“寒”“凉”就是如此。“寒”是会意字,在屋内(宀)用两只手“凵”去封闭、堵塞,但寒气、冷风仍然挡不住,下面还是结了冰“冫”,“凵”是冰凌的象形,寒冷的标志。而凉的初文“𠂔”就是“亭”字边加一个“凵”形。

心理方面。在房子里面有人打坐,这是安

的初文,以形役意,表示不为外界所动,内心平静、安全。后来在男权社会中,房内的人具体化为“女”字。同义的还有“宁”“定”,“宁”的初文是在屋子的祭台上放一只陶制的器皿,象形为“宀”,表示富有和安静,后为了突出心理效应,在“皿”字上面加一“心”字,或省去下面的祭台。

“定”甲骨文作𠄎,表示室内安而无扰。

特性方面。古代建筑样式也参与了对事物性质描绘的造字,如“宝”字,它是典型的组合式的会意字,由当时不同的最贵重的物品去结构,如宝玉“王”、钱财(货币)“宀”、乐器兼容器的陶器“缶”,但无论如何,都离不开房屋“宀”,“宝”字有不同的初文,但都以之作基本的构形。“高”字则是用一个城郭的象形字“囗”再加上一个梯子的象形“阝”而成,是表有较大垂直于地面距离的会意字。^{[5](P150)}

道德方面。建筑作为空间的本质与人的感知、德性有相通之处,“廉”字就是这样一个字。

“廉”小篆作廉,《说文》:“仄也。从广兼声。”^{[4](P5677)}

仄,逼仄,指房屋狭窄(从段注),申意为俭约、廉洁。“《楚辞·招魂》:‘朕幼清以廉洁兮。’王逸注:‘不受曰廉,不污曰洁。’^{[6](P970)}

(三) 动作类

建筑形式是固定的,它主要通过两方面与动作类的字挂钩,一是它本身物件的被使用,二是它的空间与其他事物的活动相联系。

前者有辟、启、废等。辟“闢”,战国古文作“闢”,从两手从门,会意,小篆作闢,为形声字,引申为开辟等意。“启”,甲骨文作启或𠄎,小篆作启,《说文》:“开也。从户从口。”^{[4](P0836)}本义是开门,与闭相反,引申为打开、开拓之意。

“废”,小篆作廢,《说文》:“屋顿也。从广發声。”^{[4](P5691)}屋顿即屋子被弃置不用。引申之,凡物被弃置不用皆为废,后进一步引申为残废。

后者有宿、梦、子、学等。“宿”字是会意字,示人睡觉之形,初文为人形仰卧在席上,为了避免正常睡觉之人与死人相混同,人和席一同竖立,后来又加入了屋子的外形。“字”的初文与原意是胎儿象形,妇女怀孕,后来当自觉

正规的教育出现后,便产生了小孩在屋子里的字符,即有子致学的含义。最初的“学”(學)字,与“效”相同,一个“交”字加一执杖的手形,后来加入了房形与代表稚童的“子”。而作为专门学习场所的“塾”,本来是栅栏的“栅”的初文加一“日”字表示文书之意的“册”,与建筑围合形式有关,也是较清楚的(如图6所示)。^{[5](P343)}



图6 古代教育形态与建筑

从词性上看,除了名词、动词、形容词,甚至还有其它词性的字源自建筑之意,前面讲的“向”作为介词,明显与建筑有关,又如疑问代词“孰”,象形为一个人在屋子外边作敲门状“𠂔”“𠂔”,如同一幅有趣的拜访图——问:“何人?”答:“在下”。

古汉字是一幅幅“文化图式”,对古汉字构形的原初意义及其形义关系的阐释,不能只关注汉字体系固有的内部属性,如形、音、义之间的联系等。在终极意义上,汉字符形的功能与意义和特定历史活动、文化内涵是同一的。汉字阐释的最终指向是人 对自然界及人类社会诸多界面的观念呈现。

远古的建筑形式(主要是居住形态)作为人造物,本身是人们认识的对象,是文化的产物,也参与了文化的创造。人们通过取象、比类、表情等方式,远古建筑从其局部构件到外观形象,从结构到整体,掩印在古文字之中,古人的感觉、知觉、心理、行为、制度等在古文字中可见一斑。作为客体的建筑既具象又抽象地多角度多层次地转化为古人的汉字符码,堪称古汉字的“文化架式”。

四、汉字隐喻古建的文化内涵

古汉字在初始时都是以其形体结构承载

汉语词(或词素)、表达词义(或词素义)的,作为形态变化不发达、语义表现力很强的分析性语言,它每个音节(一个音节即一个汉字)都有自己的意义,一个字常常就是一个词。

象形字、指事字表达的词义是对现实物体的认识,而面对大千世界不断发展的各类“事”“状态”“时空”等,自然就产生了夸饰、抽象、形容之类的体验,而这些主要是通过会意字表达。无论是何种造字法,写形是基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了解世界程度的提高,同一形符的字之义不断延伸、扩展,层累了丰富的涵义,于是对字(词)的理解要在语言义和文化义的结合中进行。

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特说过:“词不是客观事物的模印,而是事物在心灵中造成的图像的反映,每一种语言里都包含着一个独特的世界观。”^{[7](P72)}对古汉字而言,作为词的字,既要看到它是物的描摹,又要看到它与东方人的思维世界的联系,即发展性的词义的内涵。对古汉字的研究,当它作为符号,要充分注意到它的所指。古汉字作为词,象征中有概括,概括中有象征,凝固了诸多概念,从物性特征、行为动作到抽象意念均在意象思维指引下不断扩展。如同样一个“口”,在象形基础上,有多种义项,如嘴、窗、池塘、墙垣、方形、范围、大地等。

在许慎看来,“文”和“字”其实是不同的,他认为“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4](P6)}在古代体验型思维的历史背景下,古代建筑既意象性地遗迹于先人“心灵的图像”——文字字形中,又意象性地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化”在语义中。所谓体验性思维,它相对忽视实验求证和逻辑分析,情感性和价值观在思维过程中有主导作用,主体注重将理性认知融汇于实在的感受,以体验的方式把握事物的意义。

中国古代建筑的具象性、技术性、场所性等特点在先人的体验中,不断强化灌注到有关建筑的字当中,形成意象性符号、意象组合。

古建在文字符号中的意象需要我们加以阐释。这种阐释与传统的训诂学有不同。训诂学可叫做词义解释学,一般认为其探索语义的方法有三,即“以形索义”“因声求义”“直陈词义”:

“因声求义”与古建意象阐释关系不大;“以形索义”前已论及;“直陈词义”与西方的给事实下定义、使用真实定义不同,是依据字书、典籍中已有的定义来说明定义,多使用同义词定义、属种关系定义。

可以看出,训诂学忽视了集团、民族的文化意义与价值,字(词)义的内蕴意象便被忽略了。所以中国古代建筑在文字中的意象还要通过字义进行解析,指向人文性,方法上除了利用字书、典籍,还要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对象发展、生活方式、思维观念等进行,中国古代建筑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包括古文字须臾不分,有相互阐释的必要。

以“城”字为例,许多西方国家的词源是拉丁文的urbs(英语为urban),原意为城市的生活,引申义为城市、市政等,而源自古希腊的相关词city的基本含义是“市民可享受的公民权利”,还有一些有关的词如civil(公民的)、civic(市政的)、civilization(文明、文化),其所指都将城市定位在作为主体的公民权利可得尊重享受、文化程度较高的聚居地。古汉字“城”的初文之义前文已作了分析,城墙、城楼是基本标识,《说文》:“城,以盛民也,从土从成。墉,城垣也。”^{[4](P8669)}“城”与围合、防卫、统治、领地等同意。事实上,西方城市一般不设城墙,多由内向外自然扩展,而中国城市重视空间政治、伦理等理念,强调规划,筑垣在先。于是,西方的“城”多指向城市社会价值和文化内蕴,中国的“城”侧重于安全、地域和行政的意义,其意象是作为主体的人与自然的协调、作为主体的上层对下层百姓的统治之间的对立统一情结。^{[8](P240-252)}

汉字是满载着视觉信息、听觉信息和意觉信息的“全息”感性符号,对其历史涵义的溯源能探知古人对世界的感知取向、心理结构等。

古代空间意象在汉字中从实物到抽象、从整体到局部都有着丰富的表现。举例如下。

与建筑形式密不可分的“家”字,对其有不同的意象性理解,有的将其指为居住形式,《说文》释“家”为:“居也,从宀,豕省声。”^{[4](P4366)}远古大概是四周围墙、屋顶架栋梁交汇成锥形的穴居式;有的认为,家是一个会意兼形声字,从宀从豕表示房屋和猪——财富的标志,由于在农业部落惟有家猪才能象征财富,所以豕特指家猪的豕。它的涵义是指居住在公共房屋里,有共同财产的一个血族团体。^{[9](P19-20)}有的认为“家”为豕的分化字,借公猪在猪群中的地位,将家拟为占统治地位的父权家族制中的丈夫、男性。“家”后来发展为家庭、家产、养家、宗庙、朝廷、国家、集团、民族等三十余义项,可见居住形式与其他事物相联结可以生发出众多的汉字与内涵。

又如道路(辵)这一行走空间,在古代有不同的字来指称这一词义,如衢、阡、陌、阡、街、道、巷、径等等,各个相异。最早形诸文字的“阡”“陌”是井田制的产物,指井田间小道。《汉书·食货志》说“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师古注:“阡陌,田间之道也。南北曰阡,东西曰陌。”^{[10](P1126)}“阡”原义指走牛马车的道,后泛指田间小道,常作疆域、界限和范围解。四通之道谓之“街”,笔直、通达的路称为“衢”,张衡《西京赋》:“街衢相径。”所谓“康衢大道”一词,指的就是四通八达的大路,比喻显要地位。通行无歧出的大路则为“道”,如驰道、栈道、甬道等。狭长的里中之道为“巷”,西周时期,人们把能通行一、二、三辆马车的地方分别叫“途”“道”“路”,而常用来指称园林中之小道的“径”,原意为仅能走牛马的乡间小道。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道路名称与不同时代、不同区域有不同的对应关系。古汉字中有关行走的公共交通空间的名称多种多样,“道”之意象可谓深矣,耐人寻味。

汉字的起源不仅与建筑本身有关,也与聚落设计或城市规划有关。如指称世间万物的

“东西”一词就与城市建设有关。“东西”一词始于唐,长安城的东市、西市店铺林立,宾客辐辏,冠盖云集,交通频仍,一片繁华盛景,居中外第一。这种建筑规划传统方面的意象是否是促成“东西”之诞生呢?可备一说。

五、不同层级的古建意象的汉字衍进

在有关建筑的汉字的发展过程中,由古汉字的构形起始,然后在其使用过程中逐步增添不同的内涵,而本质上是空间范畴的古建筑的各个层面被汉字加以代表,在不同的运用中展示出人们对建筑的不同理解,可简略分为几个方面,即:建筑体本身的汉字文化意象,如“台”“阿”;建筑作为场所的汉字文化意象,如“社”;建筑环境的汉字文化意象,如“园”“景”。

(一) 建筑体本身的意象例说:台、阿

甲骨文中没有台字,小篆作,其形为积土而成、高而平的高墩,有的上面无屋,有的上筑木构房屋,合称台榭。台字的意义在不同的文献中多有不同,其义项表示出不同时代对台的不同认知。有的视之为可居之地、生活之所,如“钧台”“璿台”就是宴飨之所;有的视之为贮藏之地,如《尚书》中所谓的“鹿台”就是纣王的财物仓库,《史记》中所谓“宁台”就是燕国台名,祭器就设于此;有的视为中央政府机关,汉代称尚书为中台,御名为宪台,唐代中台为尚书省,东台为门下台,西台为中书省,总称“台省”;有的视为避燥湿之所,如《左传》记录子罕将“闾庐”与“台”相对举,台的确具有高爽宜人的特点;有的视为眺望、远观之所,《说文》认为“台”就是:“观,四方而高者。”^{[4](P7353)}而“高”字则是“高,崇也,象台观高之形。”^{[4](P3184)}

台是古代集中式高大宏厚的建筑,有的视之为抒发情感的载体,正因为其高大体量,空间的纵深、高远可以转化为时间感、人生感,著名的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

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杜甫《登高》:“百年多病独登台。”《阿房宫赋》:“歌台暖响,春光融融。”在实用的基础上,“台”意象化为人与天地、自然、历史合一的载体,甚至本身也就是一个融汇人生的特定符码。

什么是“阿”,至今仍有争议。特别是《考工记》所谓“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11](P312)}中的“阿”,存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四阿”就是“四注”即“四坡”,有的认为“四阿顶(殿)”就是宋代的“五脊殿”“庀殿顶”,有的认为“阿”是同一结构体系中,处于最高位置的起重要作用的水平构件。从“阿”的字符构形看,其左边的“阝”部是“阜”的意符,“阜”甲骨文作,象山坡之形,多与升降、上下有关。“可”有人认为是“石”字的反写,是上古供居住的岩洞之象形。“阿”在古代有时指山之弯曲处、山畔,如《楚辞·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陶潜诗中“托体同山阿”中的“阿”,“阿”甚至就是弯曲的意思,如阿谀、阿附、阿私等。

“阿”转用到构筑物上来,有不同的层次:

(1) 指代一种局部形象,如《庄子·外物》中之“宋元君夜半而梦人被发窥阿门”,陆德明解释为“司马云:阿,屋曲檐也。”^{[12](P400)}(2) 直接指代建筑整体,如将“阿”释为“邸也”。《说文》:“阿,大陵也,一曰曲阜也”^{[4](P9182)}。“阿”由山之转折、弯曲,象征屋角处起翘的檐,再延伸为建筑体。(3) 指称一种具有这种屋顶形式的房屋,秦始皇所建的那座著名的宏伟建筑命名为“阿房宫”,他所建的“宫”即具有“阿”形之“房”,这种“阿房”是上层统治人物才可能拥有的屋顶曲形优美、台基高大的宫殿,“阿”代表了权势与威严的空间,也有山的厚生载物的仁德之意。“阿”就是古代建筑形体意象化的代表性文字。

(二) 建筑作为场所的意象例说:社

“社”的异体字是“社”。卜辞中用“土”字表达“社”之意,“社”之本义就是土地之神或称地祇。《说文》这样说“社”:“地主也。从

示、土。《春秋传》曰：‘共工之子句龙为社神。’《周礼》：‘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4](P64)}

初文中“社”字由一个表示祭台的“示”字，加上土、木、水、田组成。远古尊崇养育人们的土地和树木，将土地、树木人格化、神化。何休引用《论语·八佾》，有这样的见解：“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犹容也，想见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犹迫也，亲而不远，主地正之意也。栗犹战栗，谨敬貌，主天正之意也。”^{[13](P1432)}作为崇祀对象的社神有用木做成的牌位。“社”首先是指称土神（又名“后土”），而祭祀土神之地逐步发展出特定的地域，特定的建筑，于是凡是祭祀土神的场所也被称为“社”，又称“社庙”“社宫”。“原始氏族时期奉祀农神的‘社’与奉祀祖神的‘宗’，两种建筑形式有相似之处，大约都是一个敞棚。”而由于中日之间的交流，日本“长濑高滨聚落遗址就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酷似‘黄帝时明堂’的‘社’的遗迹。这是一组完整的单元，它是由内、外两层围墙（宫垣）环绕的一座方形的建筑。”^{[14](P7-8)}

不管“社”的建筑形式如何，是有独特的样貌，封土为坛，叠石为社，还是与宫、庙型制相同，由于它在官方、民间共襄的热烈的祭祀活动中扮演着场地、中介、信标的纽结作用，几乎与一种活动、节日等同，于是有了“社日”“社林”等名称。社日有春社、秋社之分，分别在立春和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以社为中心，称之为“赛会”或“社会”的活动实际上是娱神、祭祀、娱乐、竞技、聚餐、停宿等的结合，来看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中一段形象的描写：

“山东兖州府巨野县有个秣芳亭，乃是居民秋收之时，祭赛田祖先农、公举社会聚饮的去处……到了是日，合乡村男妇儿童，无不毕赴，同观社火。你道如何叫得社火？凡一应吹箫打鼓、踢球放弹、够栏傀儡、五花鬻弄诸般戏具，尽皆施呈，却像献来与神道观玩的意思，其实只是人扶人兴，大家笑耍取乐而已。所以王孙公子，尽

有携酒挟伎特来观看的……”^{[15](P12)}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社”演变成一种人与人之间交游的行为，靠近自由的欢娱意象，这在诗词中表现得很明显。如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写祈年之事；唐人王驾《社日》“鹅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鸡埘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一片浓厚快乐之意；当然也有对比，以“社”的欢庆比照落魄、激愤等情意的，如杜甫《燕子来舟中作》“佃入故园尝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社”字实际上是以建筑作为空间、场所，意象化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交互流动的符号，人们在体验中活动，在活动中体验，过着人世间自己的日子。

（三）建筑环境的意象例说：园、景

现今“园”常与园林等义，指称自然与人工相结合的优美的建筑环境，但“园”字在历史的发展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内涵在人们的使用过程中其实有不小的差异。

“园”字不见于甲骨文和金文，简化之前的“园”字为“園”，其本义为远，外加方框，表示远地被利用。园初指早期农耕村落中普遍存在的另一种土地利用方式即非农耕地，或为游乐园，或为动物园，或为植物园等，《周易·贲卦》载：“六五：贲于邱園，束帛戋戋，吝。终吉。”疏云：“丘谓丘墟，園谓園圃，唯草木所生是质素之处，非华美之所。”^{[16](P38)}园在早期偶尔被寄寓了精神的功能，如《诗经·魏风·园有桃》：

“园有桃，其实之淆；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三国以前，植物只是一般的生活、生产对象，具有精神寄托和休娱功能的区域都不以植物为主要特征，士大夫们体味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媒介是“台”“囿”“宫”“苑”等等，并不是“园”。魏晋时期，“园”一方面具有经济性功能，另一方面也具有消闲娱情、寄喻人生意义之情趣。这时期“园林”作为一个词开始出现，如陶渊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有“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的词句。同时“田园”一词也开

始使用。^{[17](P20-23)}“园林”作为一个词被较多地使用是在明朝,《园冶》一书的出现就是明证。“园林”作为一个词而不是一个二字合成词,表明其情感色彩和意象化功能已固定。

在中国传统园林设计和园林赏析中,“景”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字眼,园景、造景、景区、主景、配景、借景、对景、框景等等,十分丰富,在当代中国人的观念中,景之概念就是美的环境,尤指美的视觉环境,但在历史的运用过程中,景的内涵是变迁的。

与园字一样,景字也不见于甲骨文和金文,小篆作景,《说文》:“景,日光也。从日京声。”^{[4](P4050)}这是“景”的本义,范仲淹《岳阳楼记》“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引申为光明、照耀之意,又引申为日影,后再引申泛指一切物体的影子。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冯晋教授采用语言分析的方法对“景”字使用的历史状况进行了详尽的解读,为关于中国传统造园艺术的讨论提供了一个较为确切的符合历史的语义分析。他的这种看法(其实也是一种方法)是正确的,“景”在众多的讨论中很少得到过明确的定义或解释,已成为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了,景字出现频率的量的明显变化说明景观概念在历史上很可能也有质即涵义上的变化。他先对几部代表性著作做了统计与比较(如表1所示),(其中《草堂记》和《园冶今译》的字数为笔者增补)。

表1 “景”字在造园著作中的出现频率对照

时代	作者	篇名	字数	“景”字出现次数	“景”字频率(占全文比例)
唐朝	白居易	《草堂记》	800	0	0
明朝	计成	《园冶》	8700	24	2.8‰
当代	陈植	《园冶今译》	14600	51	3.5‰
当代	陈从周	《说园》	20000	137	6.9‰

在较早出现的作为日光的“景”和后来出现的作为景观的“景”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词源》中有定义为“景象,风物”的“景”之两例,《汉书·梅福传》:“……阴盛阳微,金铁为飞,此何景也!”^{[10](P2922)}这里的“景”实际指的是作为政治形势变化征兆的自然现象。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中的“……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这里“景”实际指好

天气。而与“景”相联系的许多语词如风景、景物等,并不是一开始就指当代意义上的景观,如刘义庆《新亭对泣》:“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江山之异。’皆相视流泪。”^{[18](P92-93)}细致分析,此处的“风景”实际上是用风和作为太阳或阳光的景的并列来表示天气;另一个较早出现的带有景字的“景物”一词,也多作光源、物象解。景在唐宋园林文献中的应用大致可分为三类,即描述景物,品评景致,设计构思。作为景观意义使用的“景”字大致是在六世纪,直到中唐时期,作为景观的“景”字才较多地用诗文之中。唐诗中作为景观义的“景”字组合有景色(崔融)、景致(白居易)、景趣(韩愈)、胜景(张籍)、幽景(朱庆余)、清景(陆龟蒙),等等。

在有关中国造园传统的讨论中笼统地泛用景观概念是对历史的简单化,冯晋教授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深思:如果中国园林在唐代已经达到了成熟的阶段,那么在唐代以前的初始与发展阶段中古人是以什么样的观念作为园林设计主旨呢?如果中国传统园林中的景观概念也像景字涵义一样富于变化,我们是否应该更系统地探讨景观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沿革中不断充实的丰富内涵呢?^{[19](P103-105)}所谓作为景观的“景”,愚见以为就是意象化了的客观物象,大千世界的物象在外在姿态、内在情思上与主体相契合,就可以视为景观,而不只是静态不变的物质之形,当然,这种意象化的汉字的具体内涵是随时代条件变化而丰富的。

六、余论与结论

(一)“建筑”是外来词

最后不可回避的值得剖析的就是“建筑”二字,对其来源问题的争议之处在于,它是否是从日语引入汉语的外来词。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结论,也就是说,心态与方法决定着问题的答案。否定者在中国古书中搜寻出一些“建筑”字眼,认为我国古已有之。如果从形式上和原始记录上看,“建筑”一词不是外来的,虽然

“建筑”这个字眼在古籍中并不常见,其意多表述为单个的“建”“筑”“造”字,或者是“筑建”“建造”等。有关“建筑”内涵的构词法并不固定,二字词是重义复合字,它们多作动词,“建筑”的“建”“筑”相互之间可画上等号,与土木工程近义。要特别指出的是,英文的architecture和近代日文中的“建筑”一词,含有建筑物、建筑艺术、建筑风格、建筑样式等等涵义,也有一门学科的意义,而我国古代的“建筑”一词没有这样深厚的现代内涵,并没有承担起建筑物是人的艺术、自由创造物的内涵,不存在建筑物是设计者的情思表达、创造力发挥这种自觉意识与理论表达,即不存在主客体的意象化思想形态。在近代日本的影响下,“建筑”一词才在中国被大量使用,有了明确的新的涵义,在方法上、观念上改变了人们的旧有思维,并不是赶时髦,也不是偶然现象,是历史进程的必然。以文化意象观之,“建筑”似乎可以说是一个外来词。

(二) 书法与古建神韵相通

相对汉字结构中古建意象的固化,汉字形体的书写艺术可称得上是古建意象的虚化。中华书法就其抽象的线条造型和流动的形态节奏而言,兼有视觉造型和可视性的旋律之美,技法上追求的终极目标是点画、线条、结构的态势美。古建与书法均为中华文化的经典,古建构造与汉字书法的线条与节奏异曲同工。一方面,从内在理念看,古建的审美意象与书法有着暗合相通之处,如屋顶、翘角的曲线,柱子的侧脚和收分,梭柱、斗拱、雀替、瓦当等的线的弹性和力感,与《艺概》所谓“书要直而有曲线,直而有曲致”^{[20](P83)}的造型理法一脉相通。古建规划、布局的虚实相生、组合有序与书法的计白当黑、章法布白等结构规律也不谋而合;另一方面,从外在的互动看,古建作为环境艺术,书法通过匾额、楹联、题咏、刻石等形式的运用,以其特有的解说与点题作用,引发主体对建筑空间的联想、情思。书法的构图、材、质、肌理、色彩等,对空间环境的意象点明、划分、转换、延伸、终结极富暗示性,有相当

突出和巧妙的作用,古建与书法神韵相通。

(三) 成语与文学重塑了古建

在一定的文化背景、历史条件、思维方式的指导下,约定俗成,汉字借助于某种语形作为其建筑思想蕴含的表达形式,建筑意象也就凝固在这些固定的字词搭配即成语当中。很多成语表现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多元意义和多向价值,无论是从古建的本体还是从古建与外物的关系来看,都有相关成语进行表达,如大相径庭、碧瓦朱甍、城狐社鼠、鳞次栉比、偷梁换柱、高屋建瓴等等。从古建的单体、城镇、环境等不同层级来看,成语也有众多表述方式,如深宅大院、琼楼玉宇、飞檐拱脊、街头巷尾、三街六巷、曲径通幽、清虚灵台等等,不一而足。再展开来看,以汉字为媒介的中国古典文学,从《诗经》、汉赋到唐诗宋词,从散文、戏曲到小说、楹联等等,全方位地对古建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古建体系中的亭台楼阁等不同形制、类别被塑造为引人入胜的文学范式 and 人文符号,古建被汉字组合成的中国古典文学重新阐释,大放异彩。^[21]这些当然又是另外一个博大精深的议题了。

要之,中华文明是具有意象性思维的东方文明,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热衷于下定义的民族。古人有关建筑的丰富思想和感情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方块汉字中,在汉字的本义、转义、构图、排列组合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先人们的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等深厚内蕴,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概念、一个范畴、一个世界。古建意象与汉字的关系值得从文化与文明、观念与范畴、生活与精神、实用与意义等无数角度去进一步探讨。中国古代建筑的文化意象是丰富多彩的,它曲折有致地遗迹于古汉字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领域中。从起源到发展,从构形到含义,从构词到书写,从成语到文学,汉字系统呈现出世界文明史上所独有的一幅幅“中华古建筑文化图式”,值得细细品鉴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洛克. 人类理解论[M]. 关文运,译. 北京:商务印

书馆, 2017.

[2]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3] 袁广阔. 二里头文化的文字符号与礼制文明[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6): 100-105.

[4] 许慎. 说文解字[M]. 长沙: 岳麓书社, 2021.

[5] 牟作武. 中国古文字的起源[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6]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

[7] 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的结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8] YUAN ZHONG. Study on Chinese characters how to represent Chinese ancient architectural culture[J]. US-China foreign language, 2024, 22(5): 240-252.

[9] 罗琨. “家”字考源[J]. 考古与文物. 1982(1): 19-20.

[10] 班固. 汉书[M]. 颜师古,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1] 孙诒让. 考工记[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12] 孙雍长. 庄子注译[M]. 长沙: 岳麓书社, 2023.

[13] 陈立. 公羊义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14] 杨鸿勋. 营造(第一辑)[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1.

[15] 凌蒙初. 二刻拍案惊奇·卷二[M]. 吉林: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6.

[16] 阮元. 十三经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7] 张祥平. “园”和“园林”的沿用史[J]. 中国园林, 1995(3): 20-23.

[18] 余嘉锡. 世说新语笺疏卷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9] 冯晋. “景”字意义初探[J]. 华中建筑, 1997(4): 103-105.

[20] 刘熙载. 刘熙载文集[M]. 薛正兴, 点校.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21] 袁忠. 中国古代文学的建筑意象概论[J].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 67-74.

【责任编辑 邱佛梅】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e

YUAN Zhong

Abstract: The original consciousness of the ancients' perception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was first solidified in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The original "text" of ancient architectural construction can be found in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as hieroglyphs have natural and coherent continuity with ancient architecture as visual space. Many of the rich thoughts of Chinese ancient architectural culture are condensed in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ancient writing stage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bronze inscriptions, and Qin seal scripts befo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to official scripts, Chinese characters maintaine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pictures, mainly connecting framework and meaning, and were the basic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Chinese characters. People use methods, such as imagine, analogize, and empathize to conceal ancient architecture from its partial components to its external image, from structure to the whole, in ancient writing. The feelings, perceptions, 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ystems of ancient people can be seen in ancient writing. In the different applications of configuration, original meaning, escape and metaphor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re are implications of ancient architectural activities, architectural image and architectural psychology. Many Chinese characters are a kind of spatial concept and residential category. In contrast to the solidification of ancient architectural imagery within Chinese character structures, the art of writing Chinese character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abstraction of such imagery. Chinese calligraphy, with its abstract line forms and fluid rhythmic patterns, embodies both the visual modeling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and the melodic beauty of visibility. In terms of character combinations, many idioms reflect the diverse meanings and multidimensional valu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al culture. Whether viewed from the essence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or its relationship with external elements, relevant idioms provide corresponding expressions. By investigating the configur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a single Chinese character as a word or morpheme which display the architectural cultural imag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ncient architectural cultural significance embodied in the configuration, word formation, use, calligraphy and other aspects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as pictographs and ideographs.

Keywords: chinese characters; space; Chinese culture; ancient architecture